

震川先生集

二



震川先生別集卷之五

宋史論贊

章獻劉皇后

論曰章獻因鍛銀之邪起播叢之賤以才技承恩寵
至干大政非女后之美然不以權假近習號令巖明
不出宮闈而威加天下至能保護仁祖母子無私毫
間隙又詔羣臣講讀設幃西廡擲程林之圖於地聽
夷簡之言而悟有足稱者夫李宸妃之事微夷簡母
子之際幾不能釋哉

郭皇后

論曰以仁祖之賢而閹呂得肆其姦瑤華之不終深可惜也原其故由寵愛張美人而后之立非帝意固有以啓之耶楊尚之爭斯其末流之弊耳

慈聖曹皇后

論曰神宗以太后之命不能勝安石之說其志亦可悲哉夫取后必以名家光憲出自武惠其才傑固宜如是女子惡以才見若后者無厭其才也古者授管脫珥之風夫豈獨具冠帔佐御饌而已

宣仁高皇后

論曰曹高二后身親仁祖寬博之政且濡韓范富歐

之風婦姑所見略同矣夫明哲昭於闈闈而偏徇暗
於朝廷固有以也當元豐之末天下已極敝非得聰
明不惑之主持綱紀於上率群臣於下弗克有濟宣
仁徒以一女子力挽天下之勢抱十歲童衣黃袍啣
天憲太后出而法存退而法亡雖元祐初政若時雨
吾知其不終也

其後熈寧與元祐間其言論之會
章斗欽聖向皇后其然乎亦聖明黃與聖明之會

論曰欽聖臨政不久定策之外無可見者然其言論
風旨固宣仁之遺也宋興以來女后之賢少聞自高
曹向孟皆當變故之日而行始出於閨闈夫月則明

矣其如日之晦何

昭慈孟皇后

論曰隆祐瑤華再貶洪州播越中間顛沛亦云多矣
宣仁惜其福薄諒其然乎方張邦昌苗傅逆亂之會
后孑然一婦人耳奸賊黨與左右側目卒能迎康王
而授之璽引世忠以復辟古所謂疾疾生智慧者與
旣而垂衣被練怡然行宮之養與夫縊鈞牽衣者竟
何如哉

外傳韋太后恩惠當云豐之末天下以恩施非特
論曰高宗之至情備見韋太后傳然能修問膳之禮

而乏枕戈之志非天子之孝也靖康之禍六宮陷沒者多矣其戮辱之狀史不詳著至予觀喬韋慟哭沙漠中每掩卷爲之流涕以爲世主不可以不觀也

論曰楊皇后

論曰彌遠抵巇以窺官闈可畏也哉濟邸亦非令器也不以其時龍潛晦迹以視君膳乃感慨發憤書几作字竟何益乎彼能碎乞巧之器而美人之進何不能拒也蓋亦其自取云

皇后總論

論曰世稱宋朝家法過漢唐予讀其書信哉章獻之

妬而不薄於仁祖不間於楊妃英孝自藩邸入而恩如已子高宗起再廢之后而奉之身親視膳疾不解衣雍雍乎誠三代以還未之有也然猶時有在床之禍楊尙寵而閻呂乘其間劉婕妤進而郝蔡逞其克彌遠濟邸之禍表裏於楊后嗚呼可不戰戰兢兢哉

魏悼王

論曰太宗以呪咀不足以服天下而更甚以西池之變此誰爲之左驗哉抑何其辭煩而意晦也於是勢利之顧慮去而兄弟之情見矣史稱廷美之禍始自趙普德昭忤旨自刎皆非實錄方禹錫告變普尙滯

河陽而禹錫普邠人也倉卒來朝特窺其意而贊之
耳德昭寬厚長者喜怒不形於色匹夫自棄其身亦
必有所感憤一言忤君父何以死哉此必國史諱其
故而不傳也

楚榮憲王

論曰以徽宗之昧而不究蔡邠之獄繇蔡王尙幼而
江公望之理明也危哉大利所在嫌隙乘之孝宗時
莊文太子薨魏王愷當立帝以恭王類已竟立之愷
出判寧國登車顧虞允文曰更望相公保全予三復
其事而悲之

趙子崧

論曰汴京失守宋已易姓康王名號未正子崧雖鼓義而起可也檄文不遜何罪哉方中興之時宜與天下更始釋舊事廣衆謀而高宗首沮信王之功復抵子崧之罪抑何謬也

不怠

論曰不怠起進士出撫民社能裒上益下所至皆有惠政古循吏之用心也至其立朝好言天下事不憚忌諱真宗英也世稱楚王元儼爲天下所崇憚彼其廣頽豐頤徒有其威容耳

不又諸王總論

論曰宋諸王咸以文雅自飭工筆札喜詩書不專溺於裘馬聲色之間蓋其風流自上被之也翠羽珊瑚之戒假山之對臣主好尚如此而又睦親有院大宗正有家法祖免以上賢者以名聞其疎屬亦得以進士起家彬彬乎盛矣哉雖非三代經制之義而近古以來未之有也

公主

論曰自釐降之典廢而肅雍之風泯宋興沿習降等之制倒行坐立之禮太宗之命魯國獨私于柴禹錫

耳至神祖始下詔勸使率循婦道徽宗定盥饋之禮
其意美矣然乘勢驕恣其處位固然蓋文至而實不
行也子採宋史得其尤賢者三人其他如叩城夜訴
玉管希恩又何足數哉靖康之禍帝姬之北遷者蓋
二十人

范質王溥魏仁浦

論曰范質早爲桑維翰所器至令周祖雪夜解衣明
於機務有宰相之材宋興稍稍建白緣飾固陋蓋有
助焉王溥解河中之疑贊澤潞之策汲引人材惟恐
不及魏仁浦以黃縑之激起爲小吏而能口說手疏

筭無遺策其才技皆見于周太祖之世然質以文學
自媚于禪代之間而仁浦倒印激怒何其危哉所謂
江湖之人習風濤而不憚者奈何其責以死也

石守信

論曰自唐末至於五季方鎮之禍糾連盤固每一動
搖環顧而起擅易軍帥至移於闕庭天下以爲不可
除之痼疾矣然小人好亂之心亦必無所顧忌而然
太祖神武蓋世素爲守信之徒所翊戴龍潛之時固
已俛首帖耳而爲之用及名號已定黜拜繇已因而
取之其勢易也蓋宋之方鎮有五季因襲之弊而無

五季難去之患英雄成事非有奇策能撫其機而不失之耳

侯益趙贊

論曰二人皆有將帥之才方其陷身契丹徘徊蜀漢幾失所指所謂智勇遇窮而困也悲夫及其歸命漢祖功名顯著世猶以降辱罪之獨不思人材之在天下亦難得也哉

王全斌

論曰賞罰之道繇好惡生蓋誠心出于自然也全斌黷貨恣暴太祖責之是矣乃曰非以爲戮江左未平

而姑爲之立法耳則是太祖無罪全斌之心而有取
江左之志設使江左已平則成都十萬衆之魚肉不
足憫也孟軻之惡言利有以哉

趙普

論曰趙普佐宋收藩鎮之權解苛暴之令立三百年
忠厚之基號爲元臣列于大烝斯無忝矣然古所謂
大臣者富貴不能入其心故能立乎廟廊天下被其
化若普者鬱悒河陽遂至嗚咽出涕太宗亦自以爲
哀憐其舊而收之君臣之間兩無所憚雖北征之疏
再上而徒以長文過之辭而跪拾補綴之風吾知其

不能行于太宗之世矣

盧多遜

論曰予讀多遜獄牘言趙白交通事云願宮車晏駕其組織疎謬尤爲可笑多遜挾邪之迹不甚可見而趙普亦未有以勝之二人者徒以勢利相傾邪正之實予未知所定也

張齊賢

論曰齊賢慷慨任事論邊防則以治內爲先施于政則以愛民爲本予觀其獻策天子以手搏飯真磊落不拘人也晚有薛寇之累其略於簡細固亦宜然

異夫齷齪保位者矣

震川先生別集卷之五

後學華長發訂

水土既兼味

...

...

...

...

...

...

...